

勒龐震撼與法國憲政危機

• 陳 彥

今年法國總統選舉大爆冷門，極右派候選人勒龐進入第二輪投票，在法國、歐洲造成空前震撼。5月1日這一天，法國有150多萬人走上街頭，連平時不太關心政治的青年人也踴躍地站出來，向其父輩發出莊嚴呼籲，法蘭西不能接受種族主義，不能接受法西斯主義。

今年4月21日法國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大爆冷門，法國極右派政黨民族陣線候選人勒龐 (Jean-Marie Le Pen) 以17%強的得票率在第一輪投票中領先於法國現總理社會黨候選人若斯潘 (Lionel Jospin)，進入第二輪投票。若斯潘以現任總理的身份執政五年而在第一輪投票中僅獲得16%的選票，這在法蘭西共和的歷史上是僅見的。勒龐在總統選舉中進入第二輪，像一聲晴天霹靂，在法國、歐洲造成空前震撼。一個以人權故鄉、世界主義感到驕傲的民族，竟然在總統選舉——法國最重要的選舉中將一個公開宣揚種族歧視、公開否認二戰時希特勒罪行的政治人物推上了總統選舉的第二輪角逐，這是法國政治的空前危機。對於絕大多數法國民眾來說，這一事實是對法蘭西寬容虛懷的文化傳統的羞辱！

從4月21日到5月5日，法國社會全民動員，反對勒龐，拒絕極右，捍衛共和價值，重申民主理念，力圖將極右翼勒龐勢力壓縮到最低限度。

5月1日這一天，整個法國，150多萬人走上街頭，向極右翼勒龐說不！僅僅在巴黎，就有50萬人參加了這一天反勒龐的遊行！五一大遊行之前，巴黎和外省的各大城市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的法國人走上街頭遊行抗議，尤其是平時不太關心政治的青年人，空前踴躍地站出來，介入政治，拒絕勒龐，令人為之振奮。這些青年人大多是未滿十八歲的中學生，還沒有到選舉年齡，不能參加投票，他們出來遊行向其父輩發出莊嚴呼籲，法蘭西不能接受種族主義，不能接受法西斯主義，法蘭西不能倒退，法蘭西不能向世界關上大門，法蘭西的未來不能由排外、仇恨、暴力所主導。經過緊張、焦慮的兩個星期之後，第二輪投票結果揭曉，希拉克 (Jacques Chirac) 以80%以上的壓倒多數選票勝出，將極右勢力的選票壓縮到18%以下。這一結果超出了第二輪投票前大多數樂觀的預計，說明眾多的左翼選民暫時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而投了右翼領導人希拉克的票，使法國選民鬆了一口

氣。從短期看，這一懸殊比分打掉了極右勢力囂張的氣焰，遏制了勒龐繼續蠱惑人心的上升勢頭。

縱觀此次選舉第一輪投票到第二輪投票的全過程，由極右勢力進入第二輪的驚人冷門到勒龐以不足18%的選票慘敗，整個過程富有某種喜劇色彩。從法國選民堅持共和價值的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此次希拉克以壓倒多數獲得總統選舉的勝利不僅僅意味着民主在法國的又一次勝利，也不僅僅意味着法國民眾經過勒龐現象的衝擊之後再次發出了拒斥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時代強音、重申對法國大革命以來自由、平等、博愛的堅守，也意味着4月21日總統第一輪投票的結果是法國政治生活上的一次「事故」，是法國民主進程中的一次閃失。

將極右勢力得以進入法國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看成是民主進程中的一次「事故」，是從民主價值在法國深入人心的程度來講的，也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們對法國民主制度充滿信心。民主就像空氣、麵包，平時習以為常，似乎無關緊要，但一旦有可能失去，才會突然意識到它其實須臾不可離之。然而，對民主理念的堅守並不等於法國民主機器運行正常，雖然此次「事故」由於大多數選民的積極動員而及時獲得補救，但「事故」本身卻無疑反映了法國社會和民主憲政上存在的深層問題。而這些問題，由於各種原因，長期被人為的掩蓋和忽視。從這個角度，法國「四二一」政治地震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社會啟示和重要的歷史教訓。對於法國本身來說，不對此次勒龐擠進第二輪投票這一驚人歷史事實作出令人滿意的分析和解答，就無法找到根治極右毒瘤的對症

藥方。作為一個以人權等現代價值發源地著稱並在世界上有着重要影響的老牌民主國家，對法國此次「民主事故」個案的剖析，也必會有助於我們對民主制度本身的反思和對現代社會演變的把握。在本文中，筆者擬從社會階層演變、意識形態退潮及憲政危機三個層面略加探討。

雖然上屆總統希拉克在法國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以高票當選，但仍有500多萬選民選擇了極右的意識形態。第二輪投票不同於第一輪投票，投極右派票的選民多是對極右派的政綱取認同態度，而非投抗議票。這種選擇究竟反映了甚麼？是誰投了極右派的票？

根據法國有關機構對此次選舉第一輪投票的分析，此次將自己手中的票投向極右勢力的法國選民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法國下層民眾。勒龐是法國政壇老將，幾十年來一直參加各種政治競選，傳統上勒龐的選民大多局限於法國感到世風日下的一部分老年人，他們認為法國的外國人太多，認為法國的治安一年不如一年，認為法國的稅收太重，認為歐洲建設和全球化的發展危及到法國的文化認同等等。此次投票，這些原因同樣存在，不同的是，此次勒龐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政綱也吸引了眾多的下層尤其是工人中的選民。按照統計，勒龐是得到最多法國工人選票的總統競選人，超過希拉克，超過若斯潘，更超過法共的羅伯特·于 (Robert Hue)。

自80年代以來，隨着歐洲聯合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法國傳統工業結構轉型趨於完成。一些社會學者指出，今天，如果法國還存在工人階層的話，但工人階級已不復存在。現在

極右勢力得以進入法國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是民主進程中的一次「事故」，反映了法國社會和民主憲政的深層問題。傳統上勒龐的選民大多是感到法國世風日下的老年人，但此次勒龐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政綱也吸引了眾多下層選民，使他成為得到最多法國工人選票的總統競選人。

在此次選舉中，法共得票率出人意外的低，說明共產主義作為制度在東歐、蘇聯退出歷史舞台之後，在西歐的理想之光也已徹底消逝。從法國的特殊情況看，伴隨着意識形態的消逝，還有戴高樂主義的退場。而戴高樂主義的退場恰使得激進民族主義有了市場。圖為戴高樂。



的法國工人已經第三產業化，大部分工人面對的不再是傳統的流水線生產。他們雖然仍然可能發起集體罷工，反對僱主裁員，但越來越覺得自己的利益同老闆利益緊密相連。由於國家對企業的創立、裁員、倒閉等等的法律規定越來越健全，市場競爭的壓力會直接反映到工人身上。這種局勢為工人同老闆在政治上站在同一立場上提供了條件。同時，80年代以來也是工人階層子女教育水平大大提高的年代。這些受到良好教育的出身於工人階層的青年所希望的是進入職員階層，擺脫沉重、骯髒的體力勞動。

對於工人階層的這種演變，法國政界並非毫無覺察。1997年社會黨與共產黨的聯合執政就被認為是工人階層的代表與國家公務員階層代表的集合，暗含提昇工人階層社會地位的意旨。然而，社會並沒有為工人子女

擺脫工人出身的夢想提供足夠的機會。左翼政府雖然加強了福利國家的措施，但福利補貼卻不能改變出身社會下層的事實。實際上，工人階層社會條件的變化不僅使法共失去社會依靠，也使工人階層對左翼的幻覺破滅。

從意識形態層面來講，此次法國極右勢力取得突破的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目前法國社會甚至整個世界範圍內瀰漫的意義失落的信仰危機。作為一種思潮，主張種族主義的極右勢力在法國其實根深柢固，勒龐是法國反猶、排外傳統的當代承繼者。但是，勒龐在此次競選活動中以加強了反智和反精英主義的鼓動宣傳來淡化其反猶和排外的種族主義的本質，竭力將自己扮演成一個可以被接受的政治人物。勒龐此次競選策略的改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體現了勒龐對時代脈搏有一定的敏感。此次參選的勒龐集三大主義於一身：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民粹主義。

伴隨着此次勒龐選票的上升的還有一個重要現象，就是法共得票率出人意外的低，不到4%。這一現象明顯說明共產主義作為制度在東歐、蘇聯退出歷史舞台之後，在沒有遭到極權共產主義蹂躪的西歐的理想之光也已徹底消逝。以研究人口結構與精神取向著稱的法國學者托德 (Emmanuel Todd) 指出，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等帶有世俗宗教性質的意識形態淡出人類精神領域相對應的，是西方社會傳統宗教影響力的進一步下降。從法國的特殊情況看，伴隨着宗教信仰的減弱與意識形態的消逝，還有戴高樂主義的退場。戴高樂主義是一種溫和的民族主義形態，隨着歐洲聯合的推

進，法國民眾文化認同問題突出，而戴高樂主義的退場恰使得激進民族主義有了市場。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精神真空的大環境下，本來被認為在1998年內部分裂之後已經走向末路的勒龐勢力得以在2002年總統選舉中獲得突破性成功。

然而，無論是社會還是意識形態根源，雖然可以有助於我們理解極右勢力上升的大背景，可以解釋法國為甚麼有如此多的選民將票投向勒龐，但是勒龐能夠在第一輪投票中勝出，仍然需要其他的條件。法國此次總統選舉結果不僅僅是勒龐的出線使人震驚，以總理身份參加競選的左翼政治人物若斯潘被淘汰出局也是一大冷門。即使是以最高得票率進入第二輪的法國現總統希拉克也僅僅獲得不足20%的選票，是第五共和歷史上最低的現任總統參選得票率。這一現象其實顯示了法國選民通過票箱反映出的一種對整個社會政治精英的厭倦。甚麼原因使得法國精英同社會大眾離心離德？這無疑是多種因素造成的，但一個最為直接的原因則是法蘭西第五共和憲政安排上的某些弊病。

同其他老牌民主國家相比，法國憲政的特色不是它各類健全的憲政制約機構，而是獨一無二的所謂左右共治現象。左右共治現象源於法國特有的憲政設置。從政體形式上看，美國是典型的總統制，總統由立法大選間接選出，對議會負責，也受議會的箝制；德國、意大利則屬典型的議會制，作為共和國元首的總統虛設，不擁有實際權力。總理行使國家行政權力，對議會負責。法國介於這二者之間，有人將法國憲政設置稱作半總統

制、半議會制，雖不盡確切，但可以有助於理解法國政體。

1958年法國第五共和憲法誕生。適應法國戰後重建的局勢和戴高樂政治強勢人物的要求，該憲法規定總統為國家元首和武裝部隊統帥。尤其是自1962年法國總統由全民直選產生之後，法國總統不僅成為國家元首，也是實際上的政府內外政策的制訂者。法國第五共和憲政的這種設置的最初想法，是希望通過加強總統政治合法性來加強總統權力，使總統成為國家政治的中心人物。在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當政尤其是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當政期間，總統權力也確實獲得了加強。然而，第五共和憲法的設置本身存在着一種內在的張力，因為一方面總統由直選產生雖然加強了總統的權力，使總統不受議會約束，但另一方面總統選舉卻不能代替立法選舉。總統不能代替議會行使立法權力，而議會的合法性也並不因為總統直選而減弱。這樣一種制度設計，實際上使得總統與議會都具有各自獨立的合法性，使得立法與行政權力的合法性發生分離。在總統與議會多數一致的情況下，總統可以任命政府總理，決定政府部長人選，將大權集於一身；在總統與議會多數不一致的情況下，二者就必然產生衝突。總統只能任命議會多數黨派人物出面組閣，除了在外交與國防方面仍有實際權力之外，總統對國家政治生活影響十分有限。這就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法國左右共治的憲政根源。

對於這種情況，很多評論者指出，法國第五共和憲法規定的半總統制、半議會制反映了法國強大中央集權傳統的迴光返照，第五共和的總統

法國憲政的特色源於其特有的左右共治憲政設置。左右共治模糊了民主機制的界限和功能，使選民看不到執政黨派與在野黨派之間的區別，看不到民主運作的源頭活水——政黨替換的前景。這種情形使選民將目光轉向極端派別，極右派因此獲得了發展空間。

經過這次勒龐震撼之後，法國人已意識到有必要改革第五共和的憲政體制，不少學者和政治家甚至呼籲推倒第五共和憲政架構，創建第六共和。然而，從法國共和史上看，歷次新的共和的創建都是通過戰爭或革命來完成的。當下的法國如要徹底施行憲政改革，無疑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氣。

實際上是現代法國的民選帝王。自然，迴光返照畢竟是迴光返照，議會制與總統直選意味着法國將永遠不會回到君主制。然而，議會制與總統制的內在衝突最終向甚麼方向演變，第五共和的創始人並沒有明確的預見。時至今日，在法國經過「四二一」政治震撼和5月5日希拉克以80%以上的得票率當選之後，人們可以清醒地看到，法國第五共和的這種半總統制日益朝着削弱總統權力的方向發展。1986年首次出現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與希拉克左右共治的局面，1993年左右再次共治，共治現象日益頻繁。1995年希拉克當選總統，1997年本來希望通過解散議會，重新舉行立法大選獲得較大的政治合法性，加強總統的權力，但卻適得其反，若斯潘率領左派在立法大選中獲得勝利，造成了法國憲政史上最長的希拉克—若斯潘左右共治時期。

左右共治不僅使總統失去了實際的政治權力，又由於總理與總統之間必須有一定程度的磨合，因而模糊了民主機制的界限和功能，使選民看不到執政黨派與在野黨派之間的區別，看不到民主運作的源頭活水——政黨替換的前景。這種情形，促使選民將目光轉向本來邊緣化的極端派別，極右派也因此獲得了發展空間。左右共治雖然是法國的特色，但是在歐洲也有類似的教訓可以汲取。2000年2月奧地利有新納粹傾向的自由黨進入聯合政府就是一個先例。自50年代以來，奧地利政壇一直是左翼社民黨與右翼保守黨的二分天下。或者左翼與右翼輪流執政，或者雙方組成聯合政府共同執政。在1999年立法大選之前，奧地利便是一個由左翼社

民黨與保守黨共同執政的所謂「大」聯合政府。左右共同執政是民主政治的大忌，這不僅事實上取消了民主制度政黨輪換的核心，也堵死了民主選舉所提供的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從這個角度看，此次勒龐的勝利，正是法蘭西第五共和的一次嚴重憲政危機。

法國政界、學界一直有注意左右共治現象對民主運作所帶來的問題和後果，並且不斷有人提出討論，有關改革措施也曾付諸實踐。如在希拉克、若斯潘共治時期，就對憲法進行了一系列修改，旨在避免左右共治現象：如將總統任期由七年改為五年，將總統選舉放到立法選舉之前舉行等等。然而這些改革措施似乎既來得太晚，也不夠大膽，既沒有能夠如期解決共治問題，也沒有能夠避免總統與議會合法性的分離問題。

經過這次勒龐震撼之後，法國政界、輿論界對法蘭西第五共和的憲政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似乎已有共識，甚至有不少學者和政治家出來呼籲推倒第五共和憲政架構，創建第六共和的設想。然而，從法國共和史上看，歷次新的共和的創建都是通過戰爭的衝擊或革命的杠杆來完成的。當下的法國如要徹底施行憲政改革，無疑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氣。「四二一」勒龐震撼給法國提出的是一次極大考驗，如果善於把握，也可能是一次歷史機遇。

陳彥 法國巴黎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職法國國際電台。